

凤栖梧桐

李燕 / 著

爱之深恨之切，
相爱容易相守难！

李燕最新古言力作

一次意外，
她跨越千年时光，
只因这里有他；
兜兜转转，满身伤痕，
她依旧坚守，
只为他的一次回眸。
怎样的刻骨铭心才能一夕白发，
怎样爱入骨髓才能只为他的
血脉而牺牲自我！





风栖梧桐

李燕 / 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栖梧桐/李燕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9-07721-1

I. ①凤…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4206 号

凤栖梧桐

FENGQI WUTONG

李 燕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38.5 字数:70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721-1

定价:5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卷 迫妃入深宫

第1章	迷雾重重	2
第2章	落入虎口	13
第3章	莫名心动	23
第4章	偷走君心	33
第5章	无耻之徒	44
第6章	若如初见	55
第7章	蒙受冤屈	66
第8章	心之沉沦	79
第9章	终究不舍	91
第10章	酒后真言	103
第11章	代选秀女	117
第12章	馨妃有喜	131
第13章	这般自伤	144



第二卷 盼君绾青丝

第14章	她会当真·····	158
第15章	往事真相·····	170
第16章	遇刺中箭·····	182
第17章	心思乱了·····	193
第18章	掘地三尺·····	204
第19章	出征之名·····	215
第20章	推落下水·····	225
第21章	迫其下跪·····	236
第22章	破窗而入·····	247
第23章	没了退路·····	257
第24章	动了杀念·····	269
第25章	城府极深·····	282

第一卷

迫妃入深宮



第1章 迷雾重重

冷月国月凝宫

彻骨的寒凉袭遍全身，头部猛然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她吃力地动了动手指，缓缓睁开双眸，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内，四周都用红色轻纱布置，满屋子都染上了喜色，可是房内却寂静无声，甚至透着无尽的凄凉。

她使出全力支撑起感觉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身子，看到几步之远处有一对龙凤喜烛，桌上摆满了古代成亲所用的一切物品。伴着全身的乏力，她错愕地瞪大乌黑的双眸看着眼前的一切。

“夜婉凝！你记住！朕这辈子都不会碰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突然耳边依稀传来一句狠戾的话语，与此同时，左心房猛烈一揪。手上触到什么黏糊糊的东西，她低头望去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血！满手满脸都是血！伴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她随之又倒在了血泊之中。

倚夏宫

“皇上！”总管太监胡林试探地轻唤一声后小心翼翼地回道，“凝妃娘娘因为皇上没有先去月凝宫，所以一时想不开以死明志撞柱自尽了。”

“死了吗？”冷月国的一国之君慕容千寻言语中未透出一丝怜悯之情。

“回皇上的话，凝妃娘娘已被人救下，现尚处昏迷中。”

“下去吧。”他单手一挥，红罗帐幔随之飘下。

馨妃红晕上脸却感觉从未有过的满足，她与凝妃同时入宫封妃，可是她却能在他身下承欢，而那凝妃却拖着半条命独守月凝宫。

红罗帐暖无尽欢爱，可是他的眼底却闪过一抹异色。

是算计还是讥笑？

在月凝宫昏迷了足足半个月终于醒来，她才从侍奉她的宫女依兰口中得知她叫夜婉凝，是丞相府的二小姐。她望着房间，足足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是驻进了一个千金小姐的身子，而现在已是皇帝的弃妃。

她，一个医科大学生，从来相信科学，可是面对眼前的一切，她终是接受了现实，只



是在她脑海中仍是闪现着新婚之夜血淋淋的一幕，迷雾重重。

另外，听依兰说她有个兄长夜墨凝，可是在她新婚之夜却被派去战场，这一点就更让她匪夷所思。

如今正值初冬，她的寝殿内却是连炭火都不曾有。她不知身子的主人究竟如何得罪了当今皇帝，她如今也只能走一步是一步。

依兰去给她拿些膳食，看外面夜色正浓，她起身只着一件寝衣拖着虚弱的身子走到桌边，坐下后倒了杯茶水送到嘴边。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她端着茶杯诧异地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宝蓝色锦袍的年轻男子，身材伟岸，棱角分明，却似乎带着冷漠无情，眉如泼墨，鼻子高挺，而本应透着迷人色泽的深邃眼眸，在唇角勾起一瞬的浓浓讥诮。

夜婉凝张着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子，这是她见过最美的男子，也是最冷的男子。慕容千寻冷冷睨向她后一声冷哼，房门也随之被人关上。

“夜婉凝！你命倒还挺大，看来你以死明志的心还不够诚啊。”冰凉的言语带着浓浓的讥讽。

她不知这是何人，为何可以随意进入后宫的寝殿？见他也未穿龙袍，想来不是帝王，而她也没了兴致与他多费唇舌，只是同样冷言回敬：“嘁！你死了我都不会死。”

闻言，慕容千寻脸色一沉，负在身后的手紧紧地攥着拳头，微眯双眸闪过一道寒芒。然而只是须臾，他便满腹疑云，夜婉凝生性怯懦，除了那件事情，她从不敢与他顶嘴，从来都是小心翼翼，而刚才她的眼神……分明就是两个人，莫非是有人冒充？

思及此，他提步朝她靠近。

“喂！你、你想干吗？我是跆拳道黑带！黑带懂不懂？”她立刻站起身防备地做出要和他对抗的姿势。

看到她的反应，他微敛浓眉，眸光一凝一瞬间扯开了她的寝衣。

“啊！”伴着一声尖叫，她扬手拼尽全力给了他一个耳光，“死变态！”

她退后几步惊恐地瞪着他，他抿嘴动了动唇，眸光微转似在感受脸上隐隐传来的微痛。下一刻，他跨前一步伸手便掐住了她的脖子将她拽到跟前。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她也大惊失色：“放、放开……你想……干什么？”见她如此惊慌失措，慕容千寻的嘴角却勾起了一抹笑，看到这样的神色，她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的怒很可怕，他的笑更可怕。

“夜婉凝，别耍花样！不要以为装失忆就能博取同情，你记住刚才的一巴掌，很快你就会后悔今天的自作聪明。”话一说完，他使用力甩手拂袖而去。

看着寝殿外渐入黑夜的身影，夜婉凝瘫软在地。为何有人的眼神会这么恐怖，深



不见底如一潭深渊,可是即使不起涟漪也能让人胆战心惊。

御书房

慕容千寻正执笔批阅奏折,当看到夜广庸夜丞相的奏折时,脑中突然闪过夜婉凝的身影,还有她看他时的那种完全陌生的眼神。

如果她是伪装的,那她胸口的小红痣又如何解释?同样的位置,甚至同样的颜色……

胡林见他浓眉深锁,看看时辰低声问道:“皇上是不是累了?要不要去就寝?”

慕容千寻放下笔靠向椅背揉了揉眉心后若有所思地问道:“胡林,你知不知道夜丞相家有几个女儿?”

胡林微微一怔,而后小心翼翼地回道:“皇上,夜丞相只有一子一女,皇上怎么……”对于夜丞相家,慕容千寻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吗?

他拿起茶杯眯眸思忖,胡林试探一问:“皇上,要不要让馨妃娘娘侍寝?”

“传朕口谕,今夜凝妃侍寝。”他淡淡开口不夹杂一丝情绪。

胡林一时以为自己听岔了,直到看见慕容千寻将茶杯放回龙案上他才愣愣地回过神来:“遵旨。”

月凝宫

夜婉凝刚准备就寝,就看到几个太监和宫女来到了月凝宫,依兰疑惑地上前问道:“德贵,这是……”

她和张德贵感情一向交好,新婚夜时夜婉凝一头鲜血倒在地上,依兰顿时吓得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幸亏找来张德贵才把一切都处理妥当。

她还记得那天去找御医给凝妃诊治,谁料御医说皇上下令谁都不许去,所以那些伤药也是张德贵从太医院盗取来的,否则也不能看到凝妃活生生地出现在她面前了。

张德贵兴冲冲地来到夜婉凝跟前弓着身子说道:“凝妃娘娘,传皇上口谕,今夜由凝妃娘娘前去侍寝。”

“什、什么?”夜婉凝瞪着眼,花容失色。

她不是不受待见吗?她不是他的弃妃吗?而且她也并不是他真正的妃子,总不能把第一次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吧?还是个新婚夜和别的女人滚床单的“种马”。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更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得歪瓜裂枣的,或者已经差不多快挂了的老头子。

依兰闻此旨意自是高兴的,可是夜婉凝却苦无应对良策。随着一众宫人的带领,她跟着来到了侍寝前的甘露阁沐浴。一路上都在思忖着如何摆脱侍寝这件事。当她褪下衣服步入满是花瓣的温水池中时,突然灵光一闪,她勾唇一笑,眼底闪过一丝狡黠。

就在依兰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夜婉凝突然往水下一沉，她脸色大变。

慕容千寻正在批阅奏折，御书房外突然传来胡林公公急急的通报声：“皇上、皇上！出事了……”

“何事如此惊慌？”慕容千寻眼眸冷冽地抬起，浓眉总是习惯性地紧蹙着。

“凝妃娘娘溺水了！”胡公公颤抖着声音回了话，双眼小心翼翼地抬起，生怕因此触怒了眼前的人。

慕容千寻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耐人寻味，却没有一丝怜悯之情。他放下御笔缓声开口，声音中透着无限凉薄：“现在如何了？”

胡公公躬身回道：“德贵来报说虽然已被救起，可是因为受了惊，所以今夜无法侍寝，怕伺候不好皇上。”

“伺候不好？”他嘴角闪过一抹讥笑。她若想伺候人还不有的是办法？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怕是青楼的红牌都不及她一二，她那温润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怎样算计的心，他比谁都清楚。

“皇上……要不要重新翻牌？”胡公公小心翼翼地问道。

“摆驾月凝宫。”话音落下，他起身往殿外走去，胡公公反应过来后立即急匆匆跟上前去。

夜婉凝被人救起后御医确诊无碍便离开了月凝宫，整个月凝宫又恢复了之前的死寂。

“皇上驾到！”突然一声尖细的声音传来，夜婉凝和依兰一惊，依兰立刻过去相迎。

慕容千寻一走进月凝宫，阵阵茶香扑鼻而来，他从不曾踏入过月凝宫，就连新婚夜他也是去了倚夏宫，故而第一次体会到在这冷清的宫殿内竟给人一种闲逸之感，好似有与世隔绝的悠然，这样的感觉让他为之短暂愣怔。

“你家主子可醒了？”他冷冷开口。

依兰不敢抬头，跪在地上语带微颤：“回皇上的话，凝妃娘娘刚才已经醒了。”

“既然醒了为何不来接驾？”他低沉的声音掷地有声，吓得依兰香汗淋漓，她伏在地上转头看去，却发现帐幔不知何时又被放下，而夜婉凝在帐内没了动静。

“皇上……刚才娘娘的确是醒了，可是现在……可能睡了……”她支吾道。

慕容千寻随着她的视线望去，微微蹙着浓眉，双手负于身后，帝王气势显露无遗。透过大红色的帐幔，他眯眸静听，听得帐内的呼吸声，他知道她已醒。眸中闪过一道寒芒，提步朝床边走去。待他站在床边后猛地拉开帐幔，却看到夜婉凝好端端地躺在床上，双目轻合似是昏睡的模样，但细观之下，她的眼珠却是在眼皮底下微微转动。

夜婉凝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压使得她有窒息之感，强忍着心中惶恐让自己保持镇定，却发现手心还是在冒汗。





就在快要破功之时，他蓦地淡淡开口道：“既然又昏睡了，那朕也就不扰了她的清梦。”他甚至连一句好生照顾的话都不说。

夜婉凝暗暗咬牙切齿为身体的主人不值，像这样的男人，她居然也会愿意嫁，究竟当时是因为他用帝王的手段强行将她纳入宫中，还是有其他原因？

听得慕容千寻的脚步声步出了她的寝殿，夜婉凝终于长长松了口气，打开帐幔试探一问：“依兰，那个老皇帝是不是走了？”

慕容千寻此时尚未离开月凝宫，所以夜婉凝的话也尽数落入了他的耳中，一瞬间铁青了脸，也不由得顿住了脚步。

依兰闻言吓得立刻跑过去捂住了她的嘴道：“娘娘，您不要命啦？若是被人听见，你我就算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夜婉凝拉开她的手睨着她扯了扯唇：“能被谁听到？这里除了我们还会有谁？难道那些老鼠还会跑去跟他通风报信？除非他们是同类。更何况，我现在十八豆蔻年华，他都二十五了，相差七岁还不老？”

慕容千寻的脸色越发黑沉，负在身后的手捏得咯咯作响，他真恨不得走进去了封了她的嘴，让她这辈子都别想开口说话。

“娘娘！您这是怎么了？”依兰觉得眼前的凝妃简直和之前判若两人，那神色、那举止还有那言词，根本不是之前她认识的凝妃。

“没什么，转性了！”夜婉凝伸了伸懒腰活动了一下筋骨，走去桌前端起茶水若有所思道，“不过刚才皇帝的声音倒是有些耳熟，还有他身上的味道也很熟悉。”

依兰看着她心中狐疑：“娘娘，您和皇上从小就认识，自是相熟的，而且奴婢记得您以前叫皇上是叫‘千寻哥哥’的。”

“扑！”她嘴里的一口茶尽数喷出，轻咳着看向依兰，“不是吧，这么恶心？”看到依兰一脸惊恐，她转而笑着说道，“我是说，叫得这么亲啊？”

“娘娘从小喜欢皇上，称呼上自是比别人亲些。”依兰道。

她忍不住扯了扯唇，既然是真心喜欢，又为什么会在新婚夜自尽？

“不提他了，免得做噩梦。”她回到床上拽起被子睡了下去。依兰无奈，只得帮她放下帐幔退身下去。

慕容千寻蹙眉走在回御轩宫的路上满腹疑云，那样的夜婉凝真的和他认识的夜婉凝是同一人吗？低头思忖，他突然停下脚步，微微侧身对胡林耳语了几句，胡林有些惊愕，却也点头应声。

翌日清晨，夜婉凝正坐在膳桌前看着面前的咸菜白粥郁闷之时，一抹身影缓缓踏入她的月凝宫，她蹙眉望去，只见那女子扭摆着细如杨柳的腰肢打量着周围掩嘴讥笑。当她看见夜婉凝时，扫见桌上的一碗清粥和几根咸菜，更是心头畅快，上前便笑

言：“哟，妹妹你醒了？”

“参见馨妃娘娘。”依兰看到和夜婉凝同时被纳入宫中为妃的夏可馨前来，立刻给她行礼。

“起来吧。”馨妃高姿态地扬了扬手。

夜婉凝不语，心中早已了然，转眸看向馨妃身侧的宫女，眼底带着清冷。馨妃顺着她的视线望去，轻挑秀眉：“翠兰啊，还不快点见过你以前的主子现在的凝妃娘娘。”

被唤作翠兰的丫头轻笑一声后，对夜婉凝福了福身子道：“娘娘不说奴婢还真给忘了，奴婢这就给凝妃娘娘行礼，凝妃娘娘安康。”

夜婉凝放下筷子冷冷笑着回敬：“少了一条吃里扒外的狗，我当然特别安康，所以即使逢大难都没死成，不知道馨妃作何感想？”

馨妃和翠兰闻言脸色一变，二人定定地看着夜婉凝，好似要将她看个透彻一般，同样的脸，为何像是换了个人？依兰更是用错愕的神色看向夜婉凝，这几日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她至今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馨妃眸色一凝语带嘲讽：“哟，妹妹这一撞可撞大了胆子，可惜不管你再怎么变，你还是那个不受宠的夜婉凝，依旧只能吃着清粥和咸菜。”翠兰闻言急忙附和：“娘娘，您的燕窝应该已经炖好了，要不要现在回去吃燕窝，这清粥和咸菜别说吃了，就算看一下都有些碍眼。”

“说得也是，走，回倚夏宫去吃燕窝，皇上也真是的，一会儿赏赐这个一会儿赏赐那个，本宫的倚夏宫都要放不下了。”她转身之际言语中充满了挑衅意味。

夜婉凝气不过她的趾高气昂仗势欺人，站起身走到她身后言语也犀利起来：“呵呵，原来倚夏宫的地方这么小？连放几样东西都放不下？莫不是小到如同狗窝？”

馨妃气急，咬牙切齿地握紧了粉拳，刚才的高雅外表已经荡然无存，妖艳的脸气愤得已经扭曲：“贱蹄子，敢这么跟本宫说话，看本宫不教训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谁知她的手就要落向夜婉凝的侧脸，手腕却被夜婉凝迅速扣住不得动弹。就在两人交锋之时，门口突然响起了掌声，而伴随着的是阵阵充满痞气的笑：“哈哈……想不到又能看到精彩的好戏码，今天可真要大饱眼福了。”

“睿王爷？”馨妃转头看到那男子有些惊讶，想不到连皇上最信任的睿王爷慕容千景也来到了此处，二人同时放手，夜婉凝拍了拍手心，馨妃则理了理情绪后笑道，“睿王爷怎么有雅兴来到了此处？”

慕容千景坐到一旁的椅子上痞气地笑着：“我这不是好奇嘛！见月凝宫外面竟然这么气势庞大宫人簇拥就想进来看看，还以为是本王的皇兄这么快就又纳嫔妃了。”他的话刺到了馨妃的痛楚，昨日听闻皇上竟然翻了夜婉凝的绿头牌，不由得让她心慌起来，而皇上连夜来月凝宫看望夜婉凝，更是让她觉得地位岌岌可危，害她一夜未眠，所



以今日前来看个究竟。

馨妃深深吸了口气，随后冷冷一笑：“睿王爷是多虑了，皇上的喜好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即使有些人蠢蠢欲动，本宫也自有办法留住皇上。”

“君心难测，馨妃娘娘这么聪明不会不明白吧？现在只有两名妃子馨妃娘娘就这么着急了，若是今后皇上充盈后宫，佳丽三千人……呵呵，到时候馨妃娘娘还是自己多加保重的。”

“说得好！”夜婉凝忍不住大声支持他的话，兴奋得几乎整个人都要跳起来了。馨妃愤愤地转头瞪了她一眼，随后咬牙切齿地拂袖而去。

待馨妃走后，依兰抹了抹额头的汗长长松了一口气，随后走到夜婉凝跟前说道：“娘娘，刚才可吓死奴婢了，下次千万别和馨妃娘娘起冲突了，咱们现在可惹不起啊。”

“怕什么！”夜婉凝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她不就是仗着那个皇帝的恩宠嘛。”

“可咱们缺的就是皇上的恩宠啊。”依兰对她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慕容千景听他们主仆间的话，顿时又心情大好地哈哈笑起来：“凝妃娘娘，看来你的丫头都比你想得透彻呢，在这宫里，缺的就是这份皇上的恩宠。”

夜婉凝扯了扯唇不以为然道：“嘁！我才不稀罕，不就是个陪睡的。”

“娘娘！您……您也太口无遮拦了。”依兰被她的话给吓住了，慕容千景却是非常好奇地走到她跟前细细地端凝她。

夜婉凝见他如此打量自己，不由得撇了撇嘴：“很抱歉，本人对流氓不感兴趣。”慕容千景望着她淡然地喝粥，沉思半晌，最后摇头轻笑：“你果然很特别。”

御书房内，慕容千寻下朝之后正在批阅奏折，馨妃突然满脸委屈地跑了进去：“皇上……皇上……”

慕容千寻浓眉微微一蹙，可随即放下笔抬眸看去，而此时馨妃梨花带雨地已经扑进了他的怀里。他抬手轻轻将她环住，虽然是亲密的举动，可是眼底却少了份温柔：“这是怎么了？”

翌日，当馨妃带着一批侍卫冲进月凝宫时，看着她们主仆二人脸上流露的惧色，不由得勾起了唇角。她抬手掩嘴一笑，虽不是倾城之色，却也魅惑至极。

“你们想做什么？”夜婉凝同依兰放下手中的绣品迎上前去。

馨妃冷笑一声将手轻轻一抬：“来人，把你们的凝妃娘娘送到天牢去面壁思过。”

“天牢？夏可馨！你不要欺人太甚！”夜婉凝怒瞪着馨妃眼神锐利得几乎可以杀人。可终究被两个侍卫硬生生地给押了出去，而馨妃那刺耳的声音还环绕在她耳际：“夜婉凝，你可一路走好了，若是你什么时候想通了跪地求饶，我或许还能考虑跟皇上求情让你出来透透风……”

天牢虽是由朝廷直接掌管的牢狱，可是毕竟是牢房，里面光线很暗，空气中都带着

潮湿感，夜婉凝一向难以生活在湿气重的地方，使得她一进来就开始咳嗽。牢头毫不客气地将她推了进去，随后铁链声响起，门被紧紧地锁上。

夜婉凝气得一边咳嗽一边痛骂，却在依兰劝阻小心隔墙有耳之时只得噤声，郁闷地双手抱膝，拿起旁边的稻草梗在地上画着圈圈，这总没人可以抓住把柄了吧？

慕容千寻来到月凝宫时夜婉凝已经被带走，胡林已带人上下都搜了一遍，待他进去时，胡林回禀道：“回禀皇上，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

“没有……”慕容千寻眯起黑眸沉思着。莫非是真的失忆了？

这时，桌上的一个未绣完的绣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手拿起放在手中端凝：“这是何人所绣？”

胡林看了看那块绣帕，猜测道：“这……应该是娘娘所绣。”

慕容千寻冷冷一笑。在回御书房的路上，慕容千寻的眸光一闪，随后缓缓扬起手用那慑人的低沉嗓音言道：“摆驾天牢。”

天牢内，夜婉凝被地上的稻草硌得慌，而且在这个潮湿阴冷的天牢，她感觉自己的身子开始逐渐冷热交替，原本大病初愈，现在又遭遇地牢的湿气，很快病魔又开始来袭。

依兰发现夜婉凝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伸手探向她的额头，顿时惊慌起来：“娘娘，您现在烧得厉害。来人哪！娘娘病了。”可是无论依兰怎么喊，外面的狱卒都无动于衷，她更是听到有狱卒在外鄙夷耻笑，言语不留情面。

就在这些牢头和狱卒冷笑着继续喝酒之时，突然看到一人出现在眼前，下一刻就被点了睡穴。

“娘娘！您可千万别有事，若是您有个闪失，让依兰怎么办？”依兰的声音早已哽咽，夜婉凝的身子冷热交替，她却只能在一旁无措地拥着她。

夜婉凝抬手摸着她的脸，那里的眼泪是为她流的，想来若是她死了，恐怕她的眼泪都要为她哭干了吧？可是那个慕容千寻呢？他可能会有一丝难过？而后她苦涩一笑，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他恨不得她死，又岂会难过？

“依兰，我想回家……我好想回家……”话说着，她的眼泪顺势而下，都说病中的人是最脆弱的，果然一点都没错。

闻言，牢房外的慕容千寻背脊一僵，胡林小心翼翼地朝他看去，却见他薄唇轻抿眉心在刚才一瞬间为之一颤，可又随即恢复如常，胡林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他心疼了，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打消了他的念头。

“娘娘……娘娘……”牢房内传来依兰大喊痛哭的声音，慕容千寻蹙了蹙眉双手负于背后走到牢房前，看到依兰抱着昏迷的夜婉凝不停地喊着哭着，而夜婉凝的身子整个都蜷缩在依兰娇小的怀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陆秋暝从牢头的腰间拿出一把钥



匙打开了牢门，这间牢房是湿气最重的一间，想必是馨妃特意安排的。慕容千寻走到他们主仆跟前，依兰这才发现他们几人，立刻抱着夜婉凝向他求救。

“皇上！您快救救娘娘吧，娘娘病了，可是没有人肯救娘娘，皇上……”

“没有朕的允许，谁敢救她！”慕容千寻的声音低沉有力却是那般没有丝毫人情，他启唇淡淡开口，语气却是冷得让依兰全身一颤，原本求救的话也哽在喉中无法开口。

夜婉凝感觉全身被一股强大的气息笼罩着，她使尽全身的力气睁开眼眸，却只能透过一丝缝隙看到他明黄的龙靴。

是他！冷月国的皇帝！也是夜婉凝的丈夫啊！她痴痴一笑，新婚夜他和另一个妃嫔洞房，而让她躺在血泊之中，还谈什么丈夫，简直可笑！

看到她嘴角的讥笑，慕容千寻额头青筋一跳，何时她的脸上竟会出现这样的神情了？不由冷声开口：“夜婉凝！别以为你是丞相的女儿朕就治不了你！”他又上前一步，俯视着她那苍白却仍姣好的容颜，随之冷哼道，“不过……你现在还不能死，朕的确还要靠你的大哥夜墨凝到边塞为朕出生入死，何时他为国捐躯了，你也算活到头了。”

“真毒……”她气若游丝地看着他更加清晰的龙靴，轻吐两字。

“毒？”慕容千寻那黑眸中的神色阵阵直慑人心，“为了进宫为妃都能不择手段了，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毒？你放心，朕不会让你这么快死，否则太便宜你了。”

夜婉凝即使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到他的那股狠戾之气，原本灼热的身子好似被浇上了一盆冰水，她无力地昏睡过去。不久后她感觉到自己的身子被人抬起，随后感觉冷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可自始至终，一双小手一直紧紧地握着，一刻都没有放开过。她好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黑路，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感觉自己像是又死了一次。

当再次醒来的时候，她意外地发现，她的身子比她第一次醒来之时更像是属于自己的，依兰想要帮她找回之前的记忆，便拿来一本佛经给她：“娘娘，现在要不要看看这本书？”

夜婉凝接过依兰手中的佛经，实在忍不住嘴角抽搐：“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念完一句，夜婉凝将书重重合上，她要是再这么看下去，还真要成了那个任人欺凌的夜婉凝了。她转念一想，自己不能再这么等死下去，别人不救她，可她得学会自我求生才行。

深夜，夜婉凝趁依兰去睡觉后打扮成了宫女的模样，收拾了包袱准备偷偷溜出宫去。

她原本也想过带着依兰一起，不过她也仔细考虑过，若是她带上依兰，目标太大或许两个人谁都跑不了，最后不但不能带她走，还会连累她小小年纪丢了性命，因为她绝对相信慕容千寻会留着她的命去折磨，而杀了依兰来以儆效尤。

若是她不带上依兰，等她成功找到丞相府，然后向她的老爹求救，想来她或许能成

功脱离皇宫,毕竟一个丞相老爹一个将军哥哥若是得知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样一来,她也可以在自救的同时也救出依兰。

可是要逃出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容易,外面戒备森严不说,就光是让你畅行无阻走出去都很难走出这个皇宫。整个皇宫,也就只有她的月凝宫没有任何守卫,冷清得比冷宫还冷清。

她从袖中取出向张德贵讨要来的布局图,图上所示,从这里往前走一百米,再要穿过一个凉亭,最后右拐直走……算了,还是先往前走再说。她将地形图放进袖口,随后避过一些侍卫偷偷地往前走着,当她看到凉亭的时候心中大喜。就在她正欲往前行时,凉亭上的一抹身影吸引了她的注意,那人背对着她负手立于凉亭之上,凉风袭过吹起他那如泼墨的万千青丝,金冠束发,一身银月锦袍衣袂飘飘。

她不知道他在看些什么,可是伴着月色,他好似天外谪仙却又浑身凝聚着霸气,难以言喻地摄人心神。她摇了摇头敛回思绪,想要避过凉亭往前走去。

慕容千寻长长叹了口气悠然转身,却见夜婉凝鬼鬼祟祟背着包袱从他眼前经过,看似打算要趁夜离宫。没想到一心想要进宫做他妃子的她,如今却要主动逃宫了。虽然他心中冷笑不已,可是夜婉凝有这样的举动还是让他有些意外。

“谁?”一名侍卫见眼前有人影闪动,便厉声喊去,谁料慕容千寻却伸手制止,还屏退左右跟随其身后。

夜婉凝听到有人声,吓得立刻蹲下躲在花丛之中,感觉身后好似一抹黑影将她笼罩,她浑身神经都开始跳动紧绷。

当她小心翼翼抬头望见是刚才站在凉亭内的人时,立刻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拉了下来。慕容千寻没有防备,被她这么一拉下去顿时眉心一跳。

夜婉凝防备地看了看周围,发现没有人跟来,便嘿嘿笑着低声求饶:“这位帅哥,你认不认识我?”慕容千寻抿唇睨着她不语,夜婉凝心中窃喜,不认识就最好。下一刻竟和他谈起了条件:“其实呢……我只是一个宫女而已,因为一直被主子虐待,所以想要偷偷逃出宫去,你呢就当没看见好不好?”

“虐待?看你脸色红润又岂会像是被虐待的样子?”他勾唇冷笑。

闻言,夜婉凝下意识地摸了摸脸,眼眸一转随即说道:“你看错了,这是刚被主子打的,打得又红又肿。”

“你当别人是瞎子?”他倒是意外,她现在连说谎都会了。

夜婉凝见他不相信,只好换了个谎言:“跟你说实话吧,你也知道现在皇上就两个妃子,他那么大的需求量,两个妃子怎么够啊!正因为如此,皇上有一天在御花园看中了,我,想要纳我为妃,我不愿意,却又怕掉脑袋,所以就准备逃出去。”

慕容千寻脸色黑沉不堪,忍下这口气淡声问:“为何不愿当娘娘?难道怕当了娘娘



不受宠？”他一语双关。谁料她不屑地回道：“不受宠倒是落得清闲，我只是怕皇帝要让我去侍寝，多恶心！”

“恶心？”这个词让他额上的青筋都跳了跳。夜婉凝忽然觉得自己今夜话有些多了，捂口一顿。慕容千寻此时却是更有兴趣听她还能说出些什么，紧了紧拳微微勾唇：“倒是说说看，若是朕……真的如你所言，说不定我会考虑带你离开。”

“真的？”夜婉凝心头燃起了希望，凑到他耳边便直言，“我告诉你啊，像那个风流鬼那么极致地风流，早晚会得病的，到时候倒霉的还不是女人。”

“得病？”慕容千寻一头黑线，心中生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感觉她接下来的话会更加难以入耳。

“哎呀，你真笨！就是艾滋病！”见他还是一副懵懂的样子，她毫无顾忌地跟他解释，“就是一个男人跟很多女人都有一腿，然后得出了这种病，那种男人俗称就是‘种马’。”

慕容千寻的脸一阵比一阵青，活到现在还没有人敢用这个称呼来形容他，更何况他如今才娶了两个妃子，一个就是眼前的女人，把她纳入宫中后他还没有碰过她，而现在竟然被她说成是……“种马”！